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十

元胡助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類

玉海序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咸
采摭焉其爲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
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
律歷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食貨靡不畢備實故
宋禮部尙書厚齋先生王公專精力積三十年而後

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融其天才絕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秘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爲此書第篇次浩繁日修月削間以所見疏列下方傳寫抄錄不無先後參錯之遺非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其最鉅者門人高弟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是書也其殆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莫不知此書之奇願見其全不可得顧非一家之力所能刊行淵東帥府

都事牟君應復首建議繕寫校讎將鋟諸梓未就而
牟君去今宣慰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公實來開闢承
宣嘉惠學者於是力行前議召工庀事徵費于浙東
郡縣學及書院歲入之羨有差郡守張公榮祖臨蒞
提督命教授王君苙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凡二年
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之君子皆得以
覽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寶無不滿意隨其
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詎庸有限量涯
涘哉若其門類卷帙之目則李君敘之詳矣茲不復

書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石門六觀者李君公澤之所作也始公澤將卜隱居
于石門愛其山水之勝窈窕幽深泉石清潔草木暢
茂殊有太行盤谷之風矧遵李氏家法者耶於是因
其山水之名而題爲六觀焉曰甌山晴雪曰雙溪春
水曰石門夕照曰溪亭秋月曰獅巘晴嵐曰龍湫飛
瀑公澤首倡各賦律詩一章而白雲許先生首和焉
其他和者數人清辭雅韻金石相宣使諷之者如目

觀焉異日公澤治別業新其園亭因謂余曰昔吾嘗
詠石門六觀侍講黃先生見而甚喜許爲首序而未
至予其爲後序乎詩三百篇有大序焉有小序焉文
公朱子傳詩盡列小序于後此後序之義也夫景之
美詩之佳序而列之不厭其多故後序之作亦君子
所不廢也遂識之

吳氏譜牒序

譜牒之顯晦不同宗族之貧富有異勢使然也後世
宗法旣壞猶幸家自爲譜故學士大夫貴於譜牒時

修所以收合宗族疏遠離散之心使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善也昔歐陽公蘇老泉皆嘗作族譜後學之所師法若蘇子之言尤有感於人心可不繹其意乎近世故家大族兵燹之餘譜牒悉多散逸而又子孫卑微不學其能存先世之譜者百無一二焉義烏吳氏自宋初由括徙婺之烏傷至四世分爲四派遷居青口後卜塋於稠巖而事力甫大翱翔宦路朱紫盈庭中經睦寇金虜之變更造室廬派別爲五或以清儉稱或以氣節著詳見譜中其族之望者曰書記君

梅尙書誌其墓曰承信君事祖母以孝聞作難老堂
無垢張公越王史相仲友唐公皆有詩頌焉曰通直
君字伯椿周益公薦充金使未行以疾卒孔山喬公
誌其墓有曰向使一至虜廷覘其事宜必能有所論
說以息羣議未必稔後來之禍乃不得以此自見而
歿吾非獨伯椿憾也曰檢法君與菊坡崔公有交承
之好西山真先生爲道學之友曰市舶君辱集賢崔
君交契之厚誕日以詞美之有炯炯靈襟淡無欲之
句及卒祖祭曰心清如水不可汨以利心平如衡不

可干以私嗚呼吳氏自汴宋盛時固以著聞南渡之
後稍衰而復振所與游者皆當世名儒巨公至今凡
十餘世三百年于此矣豈非盛哉君子觀人之譜而
論世可以知其德焉雖然宋亡而國朝混一又以七
十餘年昔之盛者今則衰今之盛者昔無聞盛衰倚
伏貧富無常理勢然也又何怪哉余甥吳燦孟明粹
然淳古獨能安分守貧授徒爲業慨念宗族之漸衰
收拾譜牒於將墜補緝續書整有條理可爲知所本
矣間出示余求文以傳世安知其後不復昌乎余故

爲稽於譜而書焉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孟子
曰強爲善而已矣噫德之厚薄族之盛衰也凡江南
吳氏其初往往皆延陵季子之裔而散漫于世也嗚
呼遠矣

浦陽洲穎吳先生文集序

浦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
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
蟠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
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裏先生吳君

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歷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汨汨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岳也如千兵萬馬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恒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

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
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
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
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
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
劉向楊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
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
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豈待序而
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

燭天必遺文之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

上京紀行詩序

至順元年夏五月大駕清暑灤陽翰林析僚佐扈從而助亦在行中會微疾差後至六月下澣始與檢閱官呂仲實偕行仲實權從游于昇學者也今又同在史館故樂與之偕沿途馬上覽觀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詩爲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視草堂之西編文翰閑暇吟哦亦不廢是時學士虞先生乘傳赴召先生至於堂上留數十日侍誨言先生屬以目疾憚書

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輒從旁執筆書焉助或一
詩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爲之忻然其所以啟迪
者多矣茲非幸歟南還之日又與翰林經歷張秦山
應奉孟道源及仲實同行亦日有所賦若覩夫巨麗
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羈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
勝風土之異亦略見焉至京師輒錄爲一卷凡得詩
總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剛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譜遠矣宋紹聖間四世祖六府君始續世家

淳祐間從伯父古拙同我先君更修家牒名曰世譜而工部尙書李公爲之序方伯父先君修譜時正東湖南湖全盛之日我先祖固已歲廩族人欲創義庄未就而歿先君克承其志焉入國朝至大初先兄古學再修是譜萃爲一圖支分派別粲然可見余嘗序之是時先兄實主義庄尙無恙會因縣道理畝造冊別立贍族庄一戶由是歲當差役之費而租入不能以贍矣未幾先兄卽世予留京師子姓莫適爲主洎予歸權領之而時異事殊理民者不以教化爲意而

惟務貪刻族人之懷私利己者亦乘時爲奸於是質
租應役無虛日而庄且壞不支無爲善後計乃集長
幼而謀之僉曰歲有役未有戶也無戶斯無役矣窮
則變變則通無泥古無執一莫若計口分田以與之
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變通之道乎予是
其言而行之遂作分義田詩以志焉雖然予觀近代
富家巨室往往置義庄以贍族遭世變鮮不廢者若
吾里路西陳氏義庄陸放翁所記者內附後輒先壞
時使然也獨吾家乎嗚呼夫自宋初始祖以來綿綿